

炼功音乐在日本地震避难所中回响

【明慧网】发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啸、核电站事故的系列灾难触痛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截至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仍有近十五万灾民分布在一千八百多个避难中心。一群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前往灾区，将自己亲身受益的法輪功功法教授给灾民们，希望通过舒缓的动作帮助灾民恢复弱化了了的体能，并释放他们沉重的心理压力。

四月九日，三十多名在日华人法輪功学员从东京出发，分别赶往重灾区之一的宫城县及近距离辐射隔离区的避难所。他们表示，生活中都曾受到过善良的日本人的帮助，希望借此机会将自己认为最能舒缓身心压力的法輪功功法教授给灾民，也希望能够同日本人民共同度过灾难。

其中十名法輪功学员来到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六十公里左右的须贺川市的一个避难所。这是一个空旷的室内体育中心，该处的灾民多来自核电站二十公里圈内的居民。走进避难所，即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的忧虑。

舒缓的炼功音乐在避难所里响起，原本席地而坐的灾民们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渐渐围了过来，一边看着示范一边跟随着音乐做起了法輪功的炼功动作……他们看上去很认真，四五个、七八个人一组围在法輪功学员的身边，有八九十岁的老人，十几岁的少年，带着孩子的父母，整个避难所里处处都是学炼动作的人们。原本就是灾民的十几位避难所工作人员更排成了一排（下图），跟随着音乐向法輪功学员学习炼功动作。



一位之前还在火炉前烤火的老人说，“刚才冰冰凉的，炼功后全身发热，额头都开始冒汗了；有的说，手掌心发热，全身说不出的轻松。”还有一位因照顾老人而手臂酸痛的女士说，“手臂顿时轻松了许多”；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称赞说，“真不愧为有几千年的历史的传统文

化。”一位法輪功学员事后说，“看着人们的脸上渐渐有了红润，不知不觉有了笑容。”

灾民们纷纷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感谢法輪功学员们从东京来到灾区，感谢他们带来有益身心的气功，感谢他们那一颗颗真诚的心。”人们一个个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不停地点头致谢。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四月十八日，超过一百人次的在日华人法輪功学员分别前往仙台市、石卷市、气仙沼市、东松岛市、福岛市等受灾地的几十个避难所，向灾区的人们教授法輪功。其中有的地区被海啸完全吞没，有的地区因为核辐射关系导致较少义工问津的避难所，却在那里经常看到法輪功学员的身影。◇



再谈四二五 走出谎言迷惑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輪功修炼者到位于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信访办公室集体上访，在当时引起举世震动。四二五上访是法輪功学员平和理性地在中共暴政面前坚持自己做好人的权利。经历了十二年的岁月后再看四二五，愈发清楚地看到四二五所展现的善良和坚忍，因为这善良和坚忍一直贯穿于法輪功学员在过去十二年的历程中。

中共一直以暴力和谎言维护其统治，一些人的理念被中共的恐吓和迷惑所扭曲。有人说，是四二五上访导致了中共对法輪功的迫害。其实以江泽民和中共对权力的变态心理，即使没有四二五上访，他们也会制造其它事端进行迫害。引起四二五上访的天津警察抓人事件本身就是中共制造的事端。在四二五之前中共就已经在对法輪功学员进行打压，不然法輪功学员也就不会在上访时提出“释放被抓学员”、“允许法輪功书籍正常出版”、“给予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这样的要求。早在一九九六年，中共公安部就以先定罪再调查的方式对法輪功罗织罪名，只是因为法輪功做得太正，中共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所以并不是四二五导致迫害，而是中共和江泽民的邪恶本性导致迫害发生。

也有的人以为，去上访的人太多了而导致迫害。法輪功学员上访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人再多也是合法的，何况他们的上访是那样的平和理性。中共对法輪功的打压涉及到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法輪功修炼者，而上访的人数不及法輪功学员总数的千分之一。迫害的发生不是因为人多，而是中共容不得民众表达意见，更容不得这么多人做好人。

还有的人说，信仰可以，但是造反不行，搞政治不行。法輪功学员上访，只是以最和平的方式集体表达意见，他们对政权和政治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和造反更是沾不上边。至于说搞政治，对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法輪功学员当然有权利反迫害、揭露迫害，揭露实施迫害的中共，这是任何公民都应该有的权利。在正常的现代社会，信仰无罪，谈政治也无罪，（接下页）

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成立

【明慧网】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于二零一一年四月在匈牙利作为非营利组织正式注册。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的成立将有助于法轮大法在匈牙利的弘扬，使更多的匈牙利人民从这个古老的功法中身心获益，并了解中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政权残酷迫害的真相。

迄今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二十五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法轮功》已被翻译成三十种语言并出版发行；还有更多语种的翻译正在进行过程之中；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法轮功修炼者，还有更多地区的民众正在陆续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

【明慧网】我今年三十七岁，出生在西北高原的一座城市里。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我经历了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后工作，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也和很多人一样，我喜欢思考问题，人应该怎么活着，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宇宙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很多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大概是二零零五年的一天，我的电子信箱里收到了一封邮件，点开一看，是介绍突破网络封锁知识的，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有这类软件。我就按照介绍的步骤很容易打开了“无界”的网页。“无界”的内容真是太丰富了，都是我在国内网站看不到的，有很多观点和内容都是第一次接触。不经意间，我点开了明慧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了法轮大法。在随后不断浏览明慧网中，我读了《转法轮》，对书中所讲的内容感觉有些新奇，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似懂非懂的。由于成长和生活在所谓的无神论、唯物论的中国大陆社会，对于修炼、神佛没有丝毫的认知。

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还要从我离婚的事情说起。我这个人平时不愿和人斤斤计较，脾气在众人眼里也挺和善，但是色欲之心却很重，很多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在造孽。“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转法轮》）我就是师父说的那种典型的道德下滑的人。工作以后，由于收入还可以，我就在网上不断地找年轻女孩，就像吸毒上瘾一般，即便是后来结婚了，我也还在不断地找女孩。直到后来，恶报来临，得了性病，妻子知道后坚决和我离婚，此时我才如梦方醒，想尽量挽救婚姻，但为时已晚。

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因为我的色欲之心而分崩离析，这就是报应，这时的我才对“善恶有报”有了切身

（接首页）法轮功学员谈政治并非对中共权力感兴趣，天鹅不与乌鸦争腐肉。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政权之外的一百多个国家的状况也足以证明法轮功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从未介入政党政治。

四二五上访，法轮功学员只是维护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做好人的权利，这是做人的底线，他们堂堂正正地守住了做人的底线。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则暴露了其一贯用“政治”整人的邪恶本质。你不和它同流合污，它说你政治上不积极；你表达自己的意见，它又说你搞政治。

有的人在中共的恐吓和欺骗下，误以为中共倒台会使自己的利益受连累。而事实上，中国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中共，而那时的中国却有着辉煌的文化、发达的经济。在同是中华文化的台湾没有中共，而台湾人民的生活却很富足。很多中国人都希望移民到西方国家，那里更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共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搞的种种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如今的中共贪污腐败，欺压民众，让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正在把中国拖入深渊。恶贯满盈的中共很快就要走下历史舞台，中国人了解中共本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自救救人，赢得未来，从而不给中共做陪葬。没有了中共邪党，中国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法轮功学员会继续秉承四二五所展现的善良和坚忍，坚持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帮助人们走出中共谎言的迷雾，走向美好的未来。（文/楚行）◇

的体会。在离婚的那段日子里，由于心绪不宁，我开始看《转法轮》，听师父讲法，当我把所有的讲法和经文读过一遍以后，尘蒙太久的神性终于被一点点地开启和显露出来。就如师父所讲的那个插头接通了一般，生命的意义不断地展现在我眼前。

“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转法轮》）当一个人真正知道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真正体悟到了真理的时候，那种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升华是不言而喻的，有时候我在读《转法轮》时，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听着悠扬的炼功音乐，当我第一次做完第一套功法后，身体的那种舒服和清澈真是从来也没有体会过的，就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炼完后一整天都不累。

每年冬天，我的扁桃体都要发炎两、三次，这已经是雷打不动的定律了，可是在修炼后的两个冬天里，什么病也没有，扁桃体发炎不见了。以前上大学时，踢球把右膝盖撞成了慢性损伤，右腿不能弯曲到底，只能半蹲着。突然有一天，我想炼功有段时间了，看看能不能完全蹲下，于是我就做了一个深蹲，天啊，啥时候好的，右腿的慢性损伤没有一点感觉了！

法轮大法是真真切切的高德大法。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告诉了人类真相，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返本归真！（文/大陆新学员）◇

兰州法轮功学员骆秀峰受迫害经历

【明慧网】我叫骆秀峰，男，今年四十八岁，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从此我多灾多病的身体健康起来，是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如何如何去做一个好人，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政治流氓集团毁了我的这一切。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上午，我正在单位上班，公司人力资源部突然来电话叫我去，说是向我了解点事，上楼一看才知是市公安局二十六处的几个警察，他们软硬兼施把我带到了市公安局在五楼的一间房子，一去就把我铐在老虎椅上手脚都不能动，他们把固定我双手的板子转了一个方向，这样我的身子就扭曲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恶警才把板子放过来，没想到这些恶警却连夜派人到我家去抄家去了。

五月十九日，我被非法关入到市第二看守所二区一号，因是所谓密押，还被改了个名叫王强。先在过渡号室关了八天，又转到八号室，每天都要被逼干活——缝地毯，因为我干活慢，所以牢头总打我，由于卫生条件很差，号室里的人身上都长疥疮。我身上也开始长疥疮手上、大腿上都长满了，黄水流的裤子都湿透了，整个号室里都弥漫着一股恶臭气味。就这样看守所的恶警为了赚钱每天都要逼着被押人干活，根本就不管他们的死活。

二零零六年清明那天，法院非法开庭，一上车就碰见认识的张姓学员，她一见我穿着看守所的马甲，就说：你是犯人吗？你为什么穿着犯人才穿的衣服？这位学员鼓励我要正念面对，看着这位学员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一边还不失时机的给车上的法警讲真相，在学员的鼓励下我也加入其中，不停的向车窗外喊“法轮大法好”，积极配合她讲真相。在法庭上我们对邪恶法官的任何问话都不配合，并不断高喊“法轮大法好！”结果庭开不下去而休庭。

我找到看守所值班警察说，我开始绝食，并每天只学法炼功，其它任何事都不做。过了几天，看守所将我转到劳改医院，在那里我又碰到几位

学员，这些学员给我更大的鼓励。我在劳改医院发正念时，恶警就把我用脚镣手铐铐在床上。过了一个多月看守所又把我给接了回去，换到三区。

八月份，法院又一次非法开庭，这次不管我们说什么，检察院的和法院的都不听，只管走他们的所谓程序，法庭辩论也被取消了，随后就宣布了休庭。八月底法院来了一份通知，我被非法判刑六年，那位张姓学员被非法判了五年。接下来我们就上诉，到十二月上訴下来一周后，即十二月十八日，我被劫持至兰州监狱。

在入监队，我因为拒绝做奴工、拒绝背监规，十天后被转到十一监区二楼八号室，在这里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刚到十一监区，恶警就组织了四个人即所谓的包夹小组来迫害我。这四个犯人是：马荣（贩毒犯）、崔超（吸毒贩毒惯犯）、杨恒军（吸毒暴力犯）、朱友庄（吸毒盗窃惯犯），这几个恶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凶狠残暴。

元旦一过完，号长朱友庄就叫我背监规，我不背，朱立刻就打我，我当即表示你要打我就绝食，朱就出去，不一会就叫来崔超来帮忙。两个人就继续对我进行毒打，直到打得两个人都累得喘不过气来才住手。我还是不背，这两个邪恶之徒就跑去告恶警，随后就开始把我放到小号室，不让睡觉，二十四小时不停的逼看污蔑大法的电视片，小号的犯人也加入到看我的包夹中来。

恶警在疯狂迫害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开会研究迫害对策。我被转回监道后，就被几个犯人铐在铁床上，一只手铐在一边床上，这样两只手就被拉开不能动了。几个犯人在吃过晚饭后就开始对我进行折磨，一个叫李永隼的犯人开始用拳头在我两肋上反复挤压，一边折磨一边说你看桌子上还有牙刷、牙签、铁勺，都是给你准备的，你就慢慢享用吧。这种折磨我开始还能忍受，过一会就不行了，只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目眩，这些犯人见我承受不住，立即又冲进几个对我拳打脚踢，随后就又指使犯人对进行更加疯狂的迫害，逼我长时间

的挂在墙上，并且疯狂的进行毒打，在后来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再也没让我坐过，每天都是在一个地方，定定的站着不让动。一天早上出工时，管理科查背规范，轮到我时我就说我不会背，被扣了分。从那天开始我又被戴上了手铐，铐在院子里的水泥杆上，这一铐就是将近一年，每一次谈话我都没有让步，夏天太阳晒，冬天冷风吹，就这样我在七监区度过了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新年过后，我又被转回十一监区。到十一监区第二天，恶警就开始对我残酷的迫害，一天要毒打我十几次，每一次打完，恶警蒋玉岩都要把看我打我的几个犯人叫去商量对策。这次包夹我的四个犯人是：吸毒犯薛春明，是恶警蒋玉岩专门豢养的打手；偷窃、吸毒犯王玟，我夜间炼功他就到警察那打报告；劫犯张家乐、丁国福。在这四个人中除了丁国福有些人味，是一个混日子的，前面三个非常阴毒，是挖空心思也要在恶警面前表现自己。这几个恶人每天都要对我进行多次毒打，恶警蒋玉岩则躲在一边偷看。我每天白天被连续毒打，打完后还逼我头顶墙站着，晚上还不能睡觉；就这样恶警蒋玉岩还嫌不够，又指使犯人用“坐飞机”刑罚折磨我，我喊“法轮大法好”，恶警蒋玉岩气急败坏就跑过来用脚朝我身上使劲踹，一边踹一边还骂着：我叫你喊，叫你喊。这时围过来很多狱警，蒋玉岩朝着这些狱警说我就叫他坐了一下飞机他就喊，然后就叫犯人把我推到办公室，给我扎上背铐，抡起胶皮棍朝我身上猛打，一直打到筋疲力尽才住手。

长期的残酷迫害，导致我的精神呆滞、身体麻木；出狱时，我父亲和许多同修来接我，我都没有感觉。回想起这段痛苦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

主要参与迫害的恶警：

段宝峰，当时十一监区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其人原是教导员，后升成大队长，现在是兰州监狱管理科科长。

何伯歆，原是兰州监狱邪教副科长，现任十一监区大队长。

【明慧网】阴阳的概念古已有之，佛教轮回转生、善恶报应的说法为历代中国人所信奉；还有一种是“附体”现象，就是人死亡后，亡灵附着在他人身上，借这个人的嘴表达他的意愿，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还有的人是死而复活，他能记起死后所见到的阴间的情景；当然在国外还有人作一些濒死研究的，还有人通过催眠不自觉地得到了一些阴间的信息。

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举一实例。（明慧网上的实例很多，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可查的真实事件，并且在当地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滑海英，在城关镇参与迫害法轮功。滑海英执行上级的命令，指使乡、村干部到法轮功学员家逼迫其填写不去北京和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城关镇法轮功学员丁刚子靠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因不放弃修炼“真善忍”，被骗进县看守所。看守所的狱卒用戴背铐、上脚镣、电棍电等酷刑折磨他，丁刚子于2001年6月11日被迫害致死。当天中午狂风席卷赞皇大地，狱卒们心虚得要命，买了鞭炮放了一中午，借此壮胆。丁刚子的死，滑海英应负一定

阴司里传来的告诫



的责任。

2002年2月10日下午2点左右，滑海英的长子年仅17岁的滑恒，骑摩托车被撞死。滑恒的三姑闻讯赶到他家，一进门就嚎啕大哭。然后他三姑声音也变了，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滑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了。滑海英来到跟前说：“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吧，我听着。”“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滑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滑恒的三姑拽住滑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

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滑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滑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滑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

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因为法轮功正被疯狂迫害，人们比较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还这么稀奇，自然被人们风传不停，所以在当地传的很广。此事被海外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不相信，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扬言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他们找到滑海英问情况，滑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滑海英是县纪委会常委，又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人员，可是儿子附体后的现实是他亲自经历的，因为自己作恶，儿子的命都失去了，他还会替中共说话吗？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所说都与明慧网报道的相当一致。

还有关于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于长亮附体的事，在百度上都能搜索出来，只是文章中没敢提到他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只是提到“不要再害好人了”。（文/清泉）◇

天理良心 不可或缺

【明慧网】以下是明代郑瑄《昨非庵日纂》中讲述的作者的一段经历。

正德年（明武宗年号，1506—1521年）己卯日，我（本文原作者郑瑄自称）北上到王家渡，同时靠岸的几条船，都是同辈人乘坐的。一会儿，船上的人，与土居人（当地百姓）发生殴打。把船上参加斗殴的人揪来一看，正是我的家僮。

我轻轻地责备了我的家僮，然后让当地的土人离开，土人还想纠缠，不愿意下船。同辈中，有一个人，很快站起来，赫然大怒，斥责当地的土人说：“吓！你们是什么人？敢集结这么多人，上官船行劫，反而说是船上人打了你们！把他们捆起来！”那些土人，这才感到害怕，叩头哀求。那个人，一下子就把土人呵叱下去了。

在座的人，都啧啧称赞其人有才干。而那个人，自己也十分的洋洋自得。他对我说：“老兄，你怎么如此迂腐！做官要用智谋，天理良心四字，是用不得的！”我听了很失望，就什么话都没有说。

后来，那个人被授予绍兴推官（官名），果然随心所欲，罗织罪名，枉法使坏，陷人于罪。被他冤枉的人，无计其数。再后来，那人又升为刑部主事（官名），恣

历史关头平安策

灾祸连连心生愁，末世无常难长久。
科技不敌天灾猛，政治难解大劫忧。

路茫茫，思悠悠，历史关头何处走？
穷尽智慧难破迷，无可奈何意未休。

法轮大法传乱世，慈悲度众上归舟。
险中自有平安策，看明真相可得救。

天道无亲看善恶，从善从恶定去留。
心向大法神佛佑，天网只把恶人收。

意妄为，更加蛮横无忌，人皆畏恐。却不料，他突然在背上长了一个痈疽，最后，发展到溃烂流污，穿透胸口而死。他没有儿子，其后事，问及乡民，大家都眉头紧锁，不忍说出其凄惨之状。

噫！那个人所讲的“天理良心四字，是用不得的”话，真是自害其身。人怎么能把“天理良心”放在一边，弃置不顾呢？这四个字，是不可或缺的呀！

（事据明代郑瑄《昨非庵日纂》）◇